

我在等风也等你

牛晋荣

家乡岚县的夏天，农历七月最为浓烈。早不得，晚不得。早了，河水还未退尽清寒；晚了，秋意怕会爬上树梢。

春末，闷个两三日，一丝凉风滑过衣角，接着落些雨。夏天便会占领每一寸土地，来得浓烈如陈年的老醋。

家乡的夏天，从不会为难怕热的乡民。岚河蜿蜒，穿城而过。河两岸有成片的杨树林，林子撑起蔽日浓荫，还以积年的腐叶，滋养成群的小草菇。若闲暇，三两好友，挎着柳条编的篮子，于树林中恣意穿行。不必考虑方向，小草菇就是方向。它们顶着土灰色的伞帽，优雅地与你邂逅。你大可边走边谈、边采，累了就歇歇，看大红蚂蚁结队上树。如此消夏，时间都是凉润的。晚饭时，餐桌上会多一盘蘑菇，可凉调可热炒，就着月色下酒。酒后一碗绿豆汤，爽快。

第二日，如果宿酒未醒，暑气蒸燥，母亲定会取出前一年磨好的山药面，做一碗白生生的凉粉，调入葱花，配以过了井水的黄瓜、洗净的水萝卜，色味俱佳，降热解暑。母亲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出诗意，是散着烟火味的诗，是细腻而丰盛的诗。

选个晴朗的下午，去河边胡麻地走走，处处开着蓝紫色的小花，美得不可方物。更妙的是，花蕊上落的蝴蝶都是蓝紫色，小小一瓣，常合了翅膀黏在花上。运气好，还会遇上长尾巴的雉鸡扑棱棱飞过。田埂上坐着的乡民，会“嘘——嘘——”地发出长哨，以免雉鸡啄食胡麻籽。此时，簌簌清香，是心底泛起的安然。

家乡偏寒，梁地缺水，乡民因地制宜，种植耐旱的葵花。七月葵花盘正圆，籽粒饱满。摘一朵，抚去花序，湿嫩的瓜子仁入口，溢着甘甜。姥爷是赤脚医生，常说葵花茎叶泡水喝，可以医风泪眼。我亦偏爱葵花，于是给自己座右铭：“向心而生，向阳而生。”

家里种香瓜，七月瓜熟，忙起来脚不着地。看瓜、采瓜、卖瓜，处处得有人手。我喜欢整天“闲”坐瓜棚，做个看瓜人。读李渔《闲情偶寄》，其中“种植部”记载古人观梅，“园居者设纸屏数扇，覆以平顶，四面设窗，尽可开闭，随花所在，撑而就之”，名曰“就花居”。我的瓜棚以树枝搭设，覆以草帘，不及古人雅致，却简陋自然。我曾戏言，自己居于“瓜香亭”。耳畔“添得黄鹂四五声”，眼下“穿花蛱蝶深深见”。日长风阔，整日相赏。与好友分享所感，好友言：“你过夏，如神仙。”我答：“你来，亦神仙。”

“红灯笼”最早熟，黄绿脆皮，橘色瓜瓢，口口生香。“绿宝石”上市稍晚，肉厚味甜。“皇后”最晚，熟透时，果皮金黄，食之细嫩爽口。我专捡小飞虫蠹过、野兔啃过的瓜吃，因为它们才是瓜田真正的主人，知道哪颗瓜先熟、哪颗瓜味美。

家乡会以一场大戏，宣告整个夏日高潮的来临。十里八乡的村民，趁着瓜果熟，赶庙会，走亲戚，七大姑八大姨扯着嗓门交换攒了半年的新鲜事。

此时的家乡，正酝酿着惊天动地的美。你大概赏过金灿灿的油菜花，见过山野杜鹃红遍，读过“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可你是否见过千亩土豆花？土豆花开，漫山遍野。白花素净，纯洁淡雅；紫花贞烈，美好梦幻；浅黄柔和，清爽宁静；粉花娇嫩，明快浪漫。

若没有，今年，夏风起时，你来！我等你——以整个七月等你。

雨中登龙山

高劲鹏



雨中的龙山（作者供图）

细雨霏霏的夏日清晨，嗅着浓浓的青草气息，踏着湿润的青石台阶，陪同石家庄的朋友开启了雨中登龙山之旅。

雨中的龙山，漫山郁郁葱葱，野花争奇斗艳，薄雾萦绕山间，空气湿润清新。沿石阶缓步而上，微凉的雨伴着微凉的山风送来阵阵凉意和清爽，路边浅粉淡紫橙黄的小野花在风雨中努力绽放着，黄栌的叶子翠绿鲜亮。雨滴落在草叶上汇聚成晶莹剔透的小水珠，在不经意间悄然滚落至叶尖，又倏然滑落。遥遥望去，昊天观和伴云亭也时隐时现在雨雾里。

朋友不时按动着快门，记录一幕幕美景。漫步在林间，偶有水珠从湿漉漉的叶面滑落，滴到我们的脸颊和脖颈，舒爽的凉意蔓延全身。不觉间已行至山腰的八仙亭，

亭四周绿树葱茏、薄雾飘逸，鸟儿欢快啾鸣。这时雨停了，太阳从云层中露出了笑脸，道道阳光穿过林间，洒落在挂有雨滴的叶片上，小雨滴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穿透树叶间隙的几束灿烂阳光，在湿润的石阶上投下了斑驳的构图，随风变幻。置身其中，精神舒爽、活力倍增。

我们别了八仙亭，继续沿着布有青苔的石阶款款而上，路边的一丛黄栌中有一片鲜艳的红叶隐于绿叶中，布满雨珠，分外妖娆。正惊诧时，前面又传来了“咕咕咕咕”的叫声，只见七八只颜色艳丽的大鸟正从路边灌木丛中依次跃上雨水浸润的石阶。“啊！褐马鸡！”朋友惊喜，“咔嚓咔嚓”地按动相机快门。等我再循声望去时，它们已经躲进了路旁的山林中。朋友拿着相机兴奋地让我看他刚刚抢拍的

珍贵镜头——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褐马鸡。

峰回路转，我们终于登上了龙山顶峰。倚栏远眺，雨后翠绿的山峦层层叠叠，山间薄薄的雾气在阳光里起伏变幻。两棵五百年树龄的古柏依然繁盛茂密，昊天观庄严静穆，古朴典雅的千年石窟巍峨矗立。山下星罗棋布的各样建筑、水天一色的宽广晋阳湖也呈现在视野里。朋友陶醉于这片诗情画意中，时而深深呼吸，时而频频按下快门。

在龙山石窟前流连许久后，我们来到了后山。一条林间小道时隐时现于浓密的丛林之中，不觉中便走到路的尽头，又顺着一段近乎七八十度的陡峭石阶顺阶而下，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密林深处，跃入眼帘的是残留的石屋和石雕，这里就是曾经名噪一时的童子寺。

继续向前探寻，一盏巨大的石灯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石灯是用整块石头雕琢而成，造型别致，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凿于北齐的童子寺燃灯塔。相传在古代，夜晚灯塔燃起时，能照亮山下的古晋阳城，可惜当年的盛景盛况皆隐于滚滚历史长河之中。

返程的路上，不禁感慨，平凡的我们不是岁月中的匆匆过客吗？不妨以一颗平常心来笑对每一个日出日落，将短暂的人生过得五彩缤纷、绚丽璀璨。

茶烟琴韵

杨占平

小的时候，父亲喜欢喝茶。多在劳累一天后，用一玻璃罐头瓶，冲泡一瓶茉莉花茶，坐在我家土窑洞院门口的小板凳上，喝着津津有味。我好奇地问父亲为何喝茶，父答曰，一是解乏，二是止渴，三是帮助消化。偶尔我也端起父亲的茶杯，呷上两口，只感觉烫嘴。父亲教我观其形，汤色嫩绿清澈明亮；闻其味，茉莉花香扑鼻；饮其汤，鲜甜爽口，生津止渴。自此知茶也。

参加工作后，一个农村放牛娃走出山沟，到了县城，后又辗转到了省城。因从事公路工程建设，接触了很多福建、湖北、四川等地的人，也品尝到了不同的好茶，如铁观音、碧螺春、龙井、金骏眉、正山小种等。还经常目睹福建朋友的超高泡茶技艺，其泡法极为讲究，从茶叶、茶具、水质、温度、注水方式、出汤时间等，操作细腻周密，既保证美观性，又讲究口感。自此识茶也。

在临汾工作期间，闲暇时常去堂兄吉平家。堂兄是山西师范大学书法学院教授、书法家，他不仅在汉语言文学、诗词和书法方面造诣很深，而且对国学、茶文化也颇有研究。我常前往拜访，在兄书斋品茗，偶可求字一二，且能听兄讲些茶学之道。一日兄喝茶兴至，提

笔写了“茶烟琴韵”四字横幅赠我，落款为：“占平弟知茶善饮，与我同好，故以此书赠之，吉平。”兄曰：“此书出自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先生一副自题联，上联为‘竹雨松风琴韵’，下联为‘茶烟梧月书声’。联语描绘诗人在月高风清的夜晚在梧桐树下煮茶，袅袅升腾的烟雾、流水般流淌的琴韵，与竹雨、松风、书声交织在一起，共同演绎着和谐与宁静，仿佛置身世外桃源，让人沉醉其中，如梦如幻，悠然自得！”得此墨宝，余大喜，卷轴裱之，挂在旧家客厅墙上，每有亲友至家，我便将堂兄之言，给来客讲述一遍，并泡上一壶好茶。众人听罢，饮茶，皆曰：茶好，字好，意境妙！自此不仅好茶，也略懂茶也。

甲辰之夏，因公外出，抵彩云之南，行走于茶山与茶企间，游茶马古道，逛茶马古镇，听诸业内茶人讲茶历史、茶文化。忽觉得自己不过一茶盲也。茶之分类、品种、产地、制茶流程、品味、功效、适饮人群等，均不能详述，且茶史、茶学、茶道等茶文化更是知之甚少。忽觉枉为好茶之人，岂敢说懂茶之士，惭愧啊！

我偏好龙井、安吉白茶、湖北峰芽等绿茶，能常年饮之。吉平兄曾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龙井

不是茶”之书作，故我更喜龙井，尤其是狮峰龙井和西湖龙井，喜其形，绿嫩肥壮，直立杯中；观之，色泽绿鲜明亮；饮之，香高味爽，生津止渴。

癸巳年春，因妻工作调动，举家搬至省城太原。吉平兄题写了傅山先生自题联全文：“竹雨松风琴韵，茶烟梧月书声。”此幅墨宝悬挂在书房北墙之上，顿感陋室生辉，雅气十足。每每走进书房，泡一壶好茶，捧一本好书，仿佛又入茶烟琴韵之佳境，气定神闲，悠然自得。

有言道：“饮茶宜简，宜静，宜一人独对。方能品出‘一苦一甘，回甘生津’的奥妙。”余则愿邀两三位好友，煮一壶甘泉，泡一杯香茗，与诸友以茶当酒，品茗茶、论茶道、话生活、悟人生，安度半日闲光，美哉！乐哉！悠哉！

